



山會稿

左書坎

評序跋

共十

和
1916
2



門へ和6
編 1316
卷 2

芝山存一書卷之二

評

明察評

世之昧者，質亡為無所曉知也。菽麥猶不辨，其不
琰璧瓊玖，復何咎乎？世之識者，亦到略相似則大率
未能分別也。紫以為朱，莠以為苗，以鄉愿為德，以直
士為狂矧。於明察甚近，似乎以小人為君子，之
明固其宜矣。夫明與察近似，而實異。逮厥處物，則負
然相違如天淵。察者偏私也，事之未端，揣摩量度以



芝山存一書卷之二

意見推之或雖屢中亦有時大謬是亦逆詐億不信者也明者正公也不先事不後幾物來順應真見照徹入之情偽自然不得遁度是乃不逆億亦先覺者也評曰虞帝任用十有六相垂拱而治只是明而已自古以來明主善治皆任賢罔貳去邪罔疑也商辛猶疑三仁之親拂戾而覆只是察而已在昔以未用主衰亂皆疑諫為毀疑正為黨也唐太宗明而知人知人而任職宰輔良百官舉而度績咸熙故逸而善理隋文帝察而不信人不信人而親自勤股肱情百

官曠而萬事聿墮故勞而不能理余熟視理亂而曠其源無不在其君明與察之繇也豈啻人君而已哉如士庶人復然明哲以保身過察以喪入謹莫以察為明致覆敗余敢論評昭以示於後之君上矣

聰明評

或問聰明之義余蓋解其義云聰者心無窒塞而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聽之謂明者心無陰蔽而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視之謂所謂生知之濟哲文明者聖人之攸獨也余乃評古聖賢寔為聰明曰年達四聰明

四自上詢俊又下咨蕩蕩好問而察濶言乃聚於天
下之耳自克為一己之用也聞一以識百知十乃文
淵生知學知之異處其歸不遠矣子貢告往知來亦
聰明之質將漸入睿智盡性之域孔孟隨時應機種
種教誨悉是聰明之實蹟睿哲之發見也余又評古
人心聰明而實未然者曰孔孟之門季路曰力能
正子善人信人然死于衛孔俚之難或從子教而之
齊豈其私心哉尚為有蔽塞而適昧于斯也至如秦
皇智力足勝六國終并吞天下漢武亦才知英邁之

主然眩目於蛾眉粉黛之妖惑聽於神仙長壽之誕
為狂言為冥行更蠢於嬰兒以今看之猶可怪疑潛
原其病根惟因奪心於貪生縱欲之一事不克燭其
真又有無之理其餘資稟敏速口語辯給之徒取
于貨利耽于酒色或嗜于器玩迷于佞人剗骨肉覆
邦家到弗容保身體咸緣一念之昏塞也奔鹿臺而
自焚放南巢而廢死之類其證迹彰矣此謂聰明可
乎微塵入目大山不見細物塞耳雷霆不聽是自然
然乃如何除破夫牆壁以得開明日無也末焉只是

勤學而已經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其好是懿德猶不學以明得盡其理則各有所蔽矣樂正季路可看也況其下者乎學之有方所謂居敬為本本既立而以格致誠正學聚問辨擇善固執為學之始終是乃破墮啟室之耜行空寄平地之車也欲求正道乃莫違茲軌古人或若曰耳自聰明一丈夫乃淺說視聽之通曉非就學問上而極言也世人或視只此靈利惺惚者則指為聰明亦可笑之

尤也

論

己巳之春余臥病累日潛讀古史有感於心
余小邑之僕隸曷得知帝王之業也事有法
織時有令昔然人情一致如合符契為念我
舊邑而不弭修撰論三篇每篇罄裁節史書
轉合經文纂輯古言槩不身質言語間添數
句以聯接上下之意義而已其善辭命者引
古明今問彼曉此故言寡尤無成召凶辱賈

誼乎屈原賦假彼以自喻柳宗元用長安文
 哀忠死自慰白居易長恨歌借漢皇不用言
 其君韓愈訟風伯文風以比小人為比厲在
 昔詞人才子茲類頗效丹有曰夫子為衛君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可見子貢穎悟長言語
 而善發夫子之意余本訥不佞欲效古人之
 明辨而可得乎哉

延寶乙巳春二月念一日芝山下散人漫書

晉惠帝登極論

惠帝為人驚駭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
 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
 何不食肉糜其事亡不了如許故嚮楊太后擅為自
 遂舅楊駿極驕侈矜傲矣後賈后淫虐妬忌構護廢
 太子帝亦為后被制不能自舉動內外之事委任於
 人大抵不聞知或聞奏輒為俞為然而已不得詰問
 而可否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公卿諸司耽賄賂

焚金玉貪錢物爭競不知禮讓溺惑不勵名義故魯
 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武帝之末齊王攸德望日隆志
 慮忠純荀勗憑統楊珧等懼伏孔於猛虎每侍武帝
 浸潤咕囁而竟乖離之攸憤怨發病嘔血而薨遠近
 無不哭泣曰嗣君之翼攢縱雖成王之賢而無周公
 之輔胡為可也況嗣君之輒弱而無英烈之弼乎將
 軍周處為人忠直勇果其為御史時持法嚴峻不避
 勢位貴戚梁王彤夏侯駿曾侵法而所彈刺然惡之
 欲乘事端而謀就死地時齊秦反俄秦詔命處將兵

五千擊齊萬羊也梁山七萬軍處曰今戰必敗不徒
 身止為國取耻彤駿逼遣之令速進處攻萬羊於六
 陌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
 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
 死春秋傳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魯道立矣子懼不
 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余惜為周處
 不說去帝不問所以處之戰死又莫辜彤駿之不援
 也初大傅楊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曰大傅昵
 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而已吾踰海塞以避之

猶恕及禍奈何應其辟乎賈后所親裴頠張華等拜
尚書僕射二公相議將薦雅望士以輔朝政乃辟帝
忠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
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附賊黨此豈大丈夫之所為
哉嗚呼義士立朝者忠亮係害君子在下者韞影深
潛君子小人相為進退猶陰陽相為消長否泰判焉
理亂繫焉此時大陽晦食群陰競長北雞晨鳴國紀
寢索時人藉於虛無謂之玄妙廢其廉操謂之曠達
悖吉凶之禮瀆貴賤之級亂頭箕踞酣飲終日孟子

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斯知晉室蕩盡三重則五胡
滑夏之釁孽也其罪在一人之身矣元首無總攝也
昔者漢高帝以太子盈柔弱呂后驕妬欲廢太子
趙主如意留侯為之計畫令四皓羽翼之竟不易太
子其後惠帝即位益恠恠不見事呂后暴厲殆矜劉
氏大臣陳平周勃等誅諸呂鎮逆亂炎漢復盛輒憑
相有人也晉武曾疑太子之昏庸欲易儲貳群臣悉
佞揚太后賈后曰太子懇篤有淳古風不可放搆也

豈為社稷謀之僉算自全而已晉惠既立負斧扆服
 袞龍而未知蝦蟆不辨飢飽何以知人辨讒而行黜
 陟乎受制於臣妾尸位如醉夢非前智而後愚也不
 可登皇極保大寶乃自元初然武帝至此溺愛而不
 明矣天位者億兆之所共戴而非一人之私有也儲
 嗣上受宗廟下傳罔窮非可以恩愛之情所以明君
 宜遠慮也

唐王仇結黨論

王叔文為人極狡獪奸邪計利競逐釐陰伺人主意

以固寵祿陽行謙遜以懷士夫結黨置於帝之傍而
 察動止離間諸宰相而令不有為上下畏怖權傾內
 外帝之威日衰股肱皆屈挫不可復振也叔文與其
 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絡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
 永握柄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籍杜佑雅有
 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加杜佑度支
 及諸道鹽鐵運使而後自除為副使以專之君子謂
 杜佑以鷺相不耻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餌於利而
 無所能為也其可賤矣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

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一日諸宰相會食叔文至中
書欲與常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執誼遂巡慙赧竟
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
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膳常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
矣杜佑高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
獨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徑歸遂不起賈程二相皆
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憚人民
太危夫輕重大小之不違有政之權衡也宰臣惶近
習如是則政體不立欲久治安而得乎初叔文大忌

賈鄭居位既不入其黨守職持節其為已不利直道
正言沮己之所為於是密策籠羅杜韋輩會身無耻
者疑貳同列之心輒彼自辭其職二公果墜於厥姦
計如叔文可謂小人有才略者也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知其為人
有才未聞君子之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夫不知仁
義忠孝有智謀才辨而專營私肆欲便國家之大患
也禍亂斯興喪無日矣叔文既敗後閱數十年宦者
仇士良蹈襲叔文之蹤效无梯禍而樹立朋黨實蕃

邪媚奇怪猶一巢窟之狐官官氣熾群小橫行凌暴朝士殘害善良殺戮大臣迫脅天子事皆決於仇士良宰相具名數以行文書而已幸脫天誅歸老于家會其黨教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儕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學生近直士若見前代興亡聞當世安危心知憂懼則吾儕踈斥矣其黨感服拜謝而去易白納約自牖故克格其非心經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

知有君而不知有身識有國而不識有家恒欲連多士擢賢才而裨闕漏弘治化是以見其賢則內雖親不避外雖然不棄也是忠臣公共之道嗚呼仇士良輩念止在愛軀耳知有身而不知有君識有家而不知識有國為孽為天為昏為災猶不自足又將留猛火之餘烈以玉石俱焚乎乃諭其黨而使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隨君之所好以竊權寵也在昔伊尹訓嗣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難受巽順之言易從故將矯其偏

聽使之公平入君若不敷求哲人輔其德而日聽公
 言志公道則私意生於內眾口喧於外迷小人遠君
 子廢禮壞度取裁辱必矣何謂公言公道乎孔子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下是故王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無不博愛
 無施不宜此謂之公道也由仁義而言故言滿天下
 無口過彌令出而民咸信此謂之公言也書曰無黨
 無偏王道平此之謂也小人只是爭私意惟私則
 萬殊一室猶限町畦至夫妻反目兄弟為讐父母不

順九族悉懷非何以治國家乎叔文士良在順文之
 朝大聚兇徒逆儔疆擴跋扈毒亂國經唐祚卒傾古
 覽言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官官之為厲則由乎后不后宰不宰也小人情狀古
 今一軌後之人主可不取明鑑乎

伊尹非滕臣論

或問曰伊尹為有莘之處士娶侯用之為滕臣從嫁
 往歸于商湯既而尹贈遺玉帛以結商之權要割烹
 調飪以悅湯之滋味遂乘君夫人之喪而自衛出為

湯相然簡商之舊臣較之無如尹之德行無如尹之
 多才曰文曰武曰量曰謀無一而出尹之右是以
 僉喜相得其人而無敢訾毀此尹枉尺而直尋權以
 做大志也不知是否余對曰否不然恐是游說子之
 附會滑稽兒之造言厚誣聖賢以飾己之非又是竹
 書紀年說之類也夫委吏乘田雖位下而列公朝之
 士或奮起當請司寇之官抱關擊柝雖職卑而勤顯
 明之事或一擢當陞廟堂之上故古聖賢未得志乃
 或時而祿隱于此矣勝臣位高於委吏祿盛於抱關

然英邁豪傑之士未嘗居若婦人女子之際黜聞
 昧之地非有大為有可觀之職故也且賄權威其
 主以悅己迺後世碌止小人稍知耻者不為之阿衡
 元聖何以有此等事元妃早世最莫驗證為謬妄白
 矣設有早薨伊尹決不如是然禮曰君子不家於喪
 惡因死者為利也矧利於女君之喪乎此與賊臣何
 異古者世質風淳崇禮法重道義明主豈與彼賊臣
 乎君設錯獎焉同朝之士舉憎而不語賤而不齒不
 能一日居其職也抑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其自守潔也非義與道祿之千駟萬鍾弗顧焉丁
介之微以不取與焉其自任重也湯三使往聘之而
後幡然改器亡樂而出就一說湯以伐夏救天下湯
於伊尹學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是也書曰惟尹躬
暨湯咸有二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
爰革夏正便知伊尹德至純任至重出處至正成功
至大本末始終無可間然或言負鼎俎或言為滕臣
好事者造之於伊尹何有也孟軻氏既辨而繳如也
所以余之論則非專明伊尹也怕後來詭譎饕餮忘

恩含義曹拔伊尹籍口以眩庸君紹劣相偷顯官而
為自得故淬筆鋒以膺兇邪懲頑夫而欲正名教勵
士風也

出處論

出處之義非一端進退唯時聖人能時中又速自當
其可矣學者宜庶幾盡力而法微之奚為懶惰而一
槩隱處奚為貪躁而一向出進有見行可有際可有
公養之仕豈必埃道行時清而後顯而已哉古聖賢
為抱關擊柝伶倫封疆委吏乘田皆所謂祿隱也詎

止釣于涓耕于莘版築魚鹽而言諸廉清介立乎哉
爰有一二書生不事邦侯者或贊曰美哉懷抱道德
舍容括囊而蒞風俗之休明也余潛思不然伊尹五
仕湯與桀呂望老而事三朝有為者曷遂逃匿固應
其招而期木朽狗斃耶或說曰追徐孺之隱逸仰申
屠之高蹤雖渠之言行誠尚然荷蕢荷篠之流與烏
獸同群而廢人倫之為所以聖賢必改正不少假也
或又說慕顏淵之陋巷歎邵雍之閑樓是固可也縱
雖為顏邵之徒時則魯孔宣聖及司馬公程子使我

道之任更託誰人且夫白魚墨客爭得擔當王佐匡
國之才適見不識其量耳嗟軀瘁徂平塗猶顛躓奚
獲樵于山險漁于水深未躬習夏畦負米之勞則行
傭耕田弗克父母妻孥之奉必矣故曰仕有時乎為
貧是信然又曰家貧親老不用祿仕者不孝也然乃
柰何曰侍老君話古昔陪幼主授句讀或會同志講
經史或見令宰述理亂如許而仕乃其道之行與否
共弗預已之計畫咸繫君相之用舍矣與晨門之職
同意而至補苴萬分之罅漏則攸報過於晨門之業

可謂素餐乎易曰與時行小利貞王允勉扶衰漢謝
安力持季晉雖於當世不能大濟然孔孟所屑為也
或曰若子之攸言則世之曲學腐儒諛佞媚悅以希
寵榮之態何以異哉曰殆非也公養雖似而設心不
齊經傳雖同而講義自別所居雖邇而禮遇殊邈夫
秉彜之理未泯孰輕於學仁義者乎雖甲兵錢穀之
有司然攸尚在用心儻以偽則割股廬墓亦當鄙也
其志穀酷於俗吏走利均於販夫躁急進取云胡如
遜藏之為勝哉是復非學者之所論也出處之義非

一端進退唯時為之也吁終身不仕者人皆義而稱
之然豈匏瓜也哉烏能繫而不食豈龜蛇也哉烏能
咽息長存是以仕有不得已焉今也京市之富貴間
或學而狃於鼓腹而慵於馳騁委靡逸居而憚於艱
險何復喜仕進以此為善乃寒族窮士之穀仕一切
以為非義乎斷以聖言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
行已知之矣孟子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
載贄然則堅臥而果不起者失士之本意也大凡天

下人牧以講習之師為士夫之列乎為奴僕之類乎
 設以為僕類則奴僉是也曷選擇而招呼之奴隸人
 曷識論述君道也設以為士列則古者舉士於農而
 工商不與且惟俊秀之才哉余未聞古今豪傑之士
 如釋李之徒一往而弗回顧也斯人君所須知而學
 者所當曉也

序

大成殿落慶序

易曰性命之理程子曰性即理也乾坤庶類不過理

一字六經四書性一字包括矣何則天自此理而闢
 地繇此理而成物資此理而生人稟此理而靈心則
 具眾理者也情感于事理者也理于躬為忠孝理于
 國為治平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藝者理之寓於事
 者也禮制節文此理也詩賦詠嘆此理也順此理者
 為君子戾此理者為小人或無或滅賊倫理者乃異
 端之徒也學者講習此理聖者全體此理睿智所照
 明而視盡天下之理聰而聽罄古今之理故曰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固雖四時鬼神所不能違乃理以無二致也宣
 聖既盡人物之性不顯教誨之理易所謂太極者理
 之尊彌兩儀者理之車馬學庸所謂格致明善窮此
 理也敬止執中即踐此理也孟子始終條理此謂也
 顏淵鑽仰形容此理之妙曾子一貫會通此理之原
 夫聖人先獲萬物所同然之理是以天地所覆載日
 月所照臨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粵
 大君仁敬緝熙化洎億兆是允獲所同然之理庚午
 秋降命作大成殿監司爰恪衆工爰嚴數月而

廟官成焉列侯獻器學生上頌嗚呼鴻業卓越百世
 我邦古來未聽有此舉林學正之勲於斯偉哉昔有
 勸學獎學之舍然其學習徒事記誦之末耳豈識敢
 研性理耶李明海隅鯁生素慕聖之模範幸懌遇盛
 朝弗顧側陋漫奉俚語數章抑貴賤異等覽惠殊歸
 然而理則一也庶幾免其罪茲時
 元祿辛未仲春幾望

韓容贈答序

朝鮮國迺古三韓地殷賢人箕子抱殷祭器以卜居

周主即以此地封祀焉是以道風禮儀往止準擬中原詩文聲著代不多人昔有碩儒王仁來我仁德帝之朝譯釋孝經論語于茲千載教澤流溢近有退溪晦齋二李氏秋巒鄭氏余曾慕英名素切遙仰斯壬戌之秋成李兩學士洪滄浪之徒幸從三官使承命來奉慶我

大君之寶祚俱到于武陵故余亦得挹接龍光隨待騷壇乃適我願兮我心則降彼三子者詞華灼灼筆翰滔灑一不經意然成章誠當貴重故記以傳來者爾

天和壬戌季秋晦日

遊汲江山序

夫遊者所以對景象玩物理而優寬心志神舒觀聽也或圖書奕碁或風月花鳥及至唱歌管絃鼓琴擊壤凡可適情愒思乃罔曾非悠游之類而山水之遊遊之大者也觀地中有山厥氣象也重厚其性皆峙隕然萬古常靜矣觀天心生水厥氣象也謙下其性皆流混亡晝夜不舍是乃山水之德故聖人取諸仁知之狀詩有高山仰止句語有川上之嘆雖其微旨

不容窺測然際道遙游泳之事繇茲迺知山水之樂
 自古非敢無焉如今歷過之境松杉壩後茂滄溟
 渺茫前闊登蹊崎嶇推萎而怪樹異草之識其名溪
 水澆潏瀉岳批巖直下奔入海潮厥趣咸富愛也林
 巒雲水之態弗讓龍陽梅川之十景豈在西陵廬江
 三四勝之武耶巖姿奇古瀛瀕殊絕追尋蓬萊島想
 像十洲境踟躕林間傍花躊躇澗邊嗽泉夕陽殘峰
 而催歸篙孤舟帶風而凌煙波尚喫殺核銜杯微吟
 吟成許多敢無強作聊述目前之逸興

雅會詩草序

作詩不易易作非詩格律體制備于古人之論矣厥
 要全在於多作屢改而變鐵為銀磨石為玉如此用
 功久則自然得悟入之門忽然如空中之聲恍爾若
 水中之月有含蓄無盡意然乃詩豈易言者哉抑詩
 者學問餘事文章一塵風月之儔花草之弄而已或
 時披理鬱或時暢雅懷徜徉任於中心之自適以吐
 詞來更無拘巧拙則不語澁意停奚敢一在為難言
 耶乙亥春夏余同志數輩會可山公其講易乾坤講

畢間切韻闕題而賦詩得數十首山公將西歸故園請余叙其由余是以漫序

劍術書序

兵法者師律也我俗自古指劍術為兵法亦似無妨矣奚若則是亦兵器之法而周旋舒卷攻守先後以致輸贏之道與三軍勝敗同也小野忠旅之家近世兵法之鼻祖所謂一刀流者也僕固係禮遇久矣一日語諄比遂以覓序其書且問曰中華之曩有尚劍戟乎僕對曰然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子路曰

古之君子以此自衛矣一劍擊市萬人無不辟易者非萬人之怯乃劍之威也紫電巨闕之精步光飛景之靈繫天下之奇寶千載之神物宜矣讓妖邪驚魘魅斷蛟龍刺犀革周王帶赤刀以成牧野之武漢高提三尺以戡四海之亂劍之為德真不矣嚴矣忠於曰唯唯精其術有幾多人乎對曰北宮黜不膚撓不目逃孟施舍能無懼則深獲其道也魯勿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皇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陶淵明亦云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在昔陳與齊戰齊

卷二 律一書 十一

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巴山太守蕭摩訶素達
擊劍者也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迎鼓弓未發摩訶
擲銃鏡中其額應手而仆又大臂力十餘人在前隊
而交戰摩訶悉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可謂古今之偉
功也雖唐裴吳切飛翦之妙術不可幾逮焉忠旅曰
汝好學游藝願以其義取譬對曰潛考諸技在心貌
之間到事熟煉其歸無殊也嘗由射法喻之射義云
射者內志正外體直而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
而後可以言中矣騎法亦然內外正直而後得御中

度矣凡言中者匪有按排迺自然繇道學語之曰嚴
肅齊整乃方其外九容是也曰敬勝怠乃直其內九
思是也九容九思持敬之目其要只是主一也一者
何耶曰一是專一而弗貳弗參周流弗停活潑弗泥
勿怠勿助長非著意非不著猶執鳥卵之喻張子曰
一故神神故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一乃流之妙其然
而已矣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是知克
敵之方不在敵而在自縮自縮亦主一之義其祇主
一故善監萬變恰如明鏡懸焉妍媸之影不遁明照

元無物又無心皆天然也。劍學欲無心便無將迎無
 偏重之謂耳。敢非謂無本心之靈是以劍學表裏一
 致事理兼明不可偏廢也。捷否見於先後屈伸之間
 其蹟彰亡而先後者幾也。屈伸者氣也。幾氣變化之
 源即心也。氣欲其勇而不撓幾欲其燭而不昧心欲
 其虛靈而應變無滯誠能如許則進退無敵當縱橫
 無敵礙前後左右浩亡渾亡無容無心無我也。無我
 則無物無物則無敵也。故曰上將無敵又曰仁者無
 敵君之兵法儻到其妙處便須知一條無敵路通拍

答問之語叨置其卷端

● 劍術書後序

為武之義止戈之謂也。止戈用戈用戈有術不可不
 辨焉。項羽挺英雄之資有服萬夫之氣故曰劍一人
 敵不足學也。後世懶惰曹以是為口實而去劍學殊
 不知兵劍之理本無二致勝一人是勝萬入之道也。
 今使萬人善持戟以勝萬人使我師之所向有誰敵
 哉。我靖州之俗從來洪勇尤崇武備重講劍各立
 戶庭建赤幟以為人師成一家者嘔已安多不可枚

舉也卑者拘末節而昧本源高者騁玄微而踈習鍊
 或入老無或墮禪空至說無心無味吁勝負之道詎
 徒無心之所克哉公之烈祖諱東膳夙志此術未得
 其要手足胼胝困心衡慮忘寢食有年一旦觀巨蘆
 子浮冰流暗默契厥義立其法曰不驅不待驅則形
 顯顯則敵得備應待則心凝凝則敵得來乘然則如
 何不為事先不為事後心身圓活而自然中矣只其
 誠乎神乎其妙非可言語能盡焉非可始學驟曉焉
 故教之方習于事而熟于心熟于心而達于目其習

也勉強其熟也自然所謂精義研幾以入神是也
 刀法行卓越諸家獨步當時騰入上聽
 合德大君召覽其劍法忝垂感慨賞賜有品遂錫御
 字呼忠明積累之功迄斯見效驗後昆欲汲此流求
 真源者可不尊信而潛心乎也

可山五十賀序

嘗聽人生之幸無先於壽富也壽者道漸炳德遂成
 富者克調窮克卹匱竊看洪範演五福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冠禮祝辭曰

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又曰黃耆無疆受天之慶須知
 壽者萬祺之長百祥之主也豫陽巨卿與平氏貞胤
 號可山其為人寬厚平易有長者之風篤信道學兼
 愛文章陰襲世祿數千石幕賓之俸千餘石家富志
 謙政平人和麟兒岐疑蘭孫香馨往來從我 刺史
 君適來於武陵茲春齡暨五十算 刺史君為是忝
 請于 朝庭蒙許於乘輿出入無勞車徒亦隆可謂
 丈夫之烈世俗之榮然而可公敢以外物美觀不為
 得意常內省以責趾更罔忘忠與孝允遺百年之計

而植萬世之慶也粵邁初度辰欣然招賓朋設嘉饗
 成雅儀古者五十曰艾士乃命為大夫服官政民乃
 得衣帛既杖于家以其老成屬大事安養之爾宣聖
 自言知天命伯玉知四十九年非語曰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可公其念之敬之哉賓主
 歡洽各舉紫霞觴出題共賦松柏詩詩成請僕書其
 顛末僕是以敢作華詞漫置葩藻之首云

跋

跋義烈傳

人之所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性之見於行者為人倫其倫亦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父子昆弟固有骨肉之親如夫君臣夫婦乃為義屬之道故人情大抵厚乎親疎乎義勉乎彼怠乎此德地行去則殆人道有欠大綱不建程子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是以春秋一書極謹臣道婦道王法興于朝庭之尊嚴王化基于閨門之正始其歸遂哉於乎忠臣烈女設其心則一也一者何哉唯是信

而已盡信其君者豈不信於其父母耶執信其夫者豈不信於其舅姑耶張宗子所著之義烈傳始於盛周訖於明季凡顯於歷世史冊義士烈婦及孝子無不悉採而兼載焉可謂謹綱常彞倫而有補於國家之風化者也敢非世之慕組前訓剝裂古史而弋功釣名輩之流也觀柳平公珍此義輝烈光猶咸池若木之華請余閱之余乃正句讀貼圈點以便覽間有字闕辭訛據史之本傳以校定他日將梓而敷世使為臣妾者有所感發仰慕也余為是敢跋

跋心經白文

心之為物昭々浩浩周羅天理而為人身之主也
 但稟質拘諸前私欲蔽諸後逮厥展轉深固則昭々
 者日昏焉浩浩者日窄焉動靜差錯應接變亂茫々
 蕩々無所攷斂檢束不亦惻憫乎前聖為設教使居
 敬以養心窮理以明知誠正以一於善而直於偏學
 者由此啟端致實遂復其初則日明行利心廣體胖
 泰然自得萬物皆備立此人極無忝三才之名聖賢
 所謂樂亦在其中矣自堯舜精一執中之傳至程朱

千々萬々之語學問之方蓋弗過如斯而已彼文字
 辭章非吾所專攻也有宋大儒西山先生真文忠公
 潛心濂洛之學洞覺心術之要輯蒐先民之格言作
 心經一篇自警且使後學不憑文物之枝葉知有內
 修之本領大功世教其書首引危微終以德性中間
 若無統紀然叙時世前後纂言不拘多寡只取足其
 意而弭矣熟玩述作似跡用思實密其解固有朱子
 之訓而註則後人添入無可疑者程篁墩之附註發
 明最多然未免間雜特見篇稍載吳氏之說輒溺乎

陸氏繆乎正學亦皦然李浼陳捷已辨之近看退溪
 全集論評此書詳審嘗曰尊信心經不在四子近思
 錄之下旨哉須更有間私欲萬端靈臺之謂故古人
 盤盂几杖皆為銘戒我儕秉茲經日夕薰誦欲當古
 人銘戒之遺旨識李氏尊信之微意抑首章謂惟精
 者大學之格物致知易之窮理盡性也是此書開卷
 第一之義如忽之而直捷去單薄入異莽昧迷路此
 義尤弗可以不知也今秋友生令梓白文心經於洛
 陽予甚嘉賞敢記其意紙尾云

跋石州牧詩

卒和高木氏贈別驛路千山萬水天離亭酌酒醉花
 前歸來風詠知何處為汝相期縮柳邊右絕句一章
 副執事稻葉石州牧之手筆也牧君嘗承
 詔命適洛觀畿內之水利將發軔時品川驛舍走次
 高木正純寄別之詩語意圓成字韻瀏亮嗚呼牧君
 英邁蓋世忠烈斷金人所與識也其善文章如此
 乃輔弼之寶鑑文武之全才故雖片言隻字然人無
 弗珍焉阿州士西氏得茲詩箋於正純寶愛若連城

稻葉石見
 正純休世
 利也田心
 侯者

壁緹巾十襲竟令李明證之予蒙石君之恩遇日舊矣今看手澤存感泣而跋

跋山名詩集

詩者心之所之發於言而成章者也古語云人心不同如面故文也詩也氣象高低不齊語意工拙不一其既不齊不一則豈無關於風俗時世之大體耶是以先王披列國之詩觀其邪正美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參差者漸整殊異者歸同而德化大行可傳教於後世也嘗聽盛周之後詩亾千載到唐文風

起遂振六朝之弊唐之後又無詩到宋文運復興而揮五季之萎靡變度幾三代之風胡元以後漸衰斯識緣政而成詩賦之風緣詩賦而試淳澆之實也我扶桑州於中華海外絕域嗜欲不同言語不通柰獲擬彼上世之風然而天地之間萬物同性情思亦不遠凡辭以思為主思既不遠則辭亦奚有如薰猶相戾而不可相混乎哉我山名子產於遐壤數千載之下勃然志於古之文術既積歲月今讀其詩若干篇意志雍容髣髴唐詩嗟何時何地無人才真奇哉余

少好文章幸有介紹與何情林珍等屢通書受矩訓
蒙斧削幾千篇然性恣騃未得曉要歸二老儒謂學
詩大抵先可分雅俗辨工拙而後字求奇句求穩體
欲高意欲圓切戒卑陋艱澁如此學習而多作而
山名子作詩暗合此意可為後學之模範也小子昏
眊奚有所知乎為附屬丁寧不可徒弭敢故其集

跋長浩過海詩

長浩宗雅藝陽之人素好古學文華日榮嚮隨使
君之迷職遠涉滄溟之險潮水浩蕩烟波微茫望與

雲連勢似拍天金烏朝飛翔空玉兕昏出走波景象
眩忽之變不知其幾千萬吟風嘯露獨感杜甫經灩
澦之詩顧鄉思家憫晁卿仰明月之詠輕帆所指舟
楫所停訪勝跡歷名港題到乃馳筆思起乃搜句為
長吟為短篇有平鋪有含蓄或嫵媚或豪宕如長浩
之遠游可謂克摠幽絕之趣也僕恒多主事未徃四
方紫駟日駟未得斯須之間敢不能轉換一字而應
其需漫澆毫詩牋之後竊欲結文交之契他日無忘
則流鴈字繼玉音云爾

芝山存一書卷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ghostly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